

(最新修订版)

昌耀评传

燎原 著

作家出版社



(最新修订版)

昌耀评传

燎原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昌耀评传/燎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63-8647-0

I. ①昌… II. ①燎… III. ①昌耀-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6687 号

昌耀评传

作 者: 燎 原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申晓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 数: 463 千

印 张: 18.12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47-0

定 价: 4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修订本说明

燎 原

《昌耀评传》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关于昌耀以及这部书，有这样几件事需要一提：

2009年8月7日，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开幕。8日下午，来自海内外4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诗人，移师昌耀流放生涯中的第一个驿站——湟源县丹噶尔古城，共同参与并见证了一个仪式：“昌耀诗歌馆”揭牌开馆。在诗歌馆四合院式的庭院内，生前历尽磨难的昌耀，以一座汉白玉半身雕像的形式，接受了时间的加冕。

另一件事：《昌耀评传》出版不久，在我要将样书寄给一位重要的当事人——青海民族学院的刘启增教授时，却从其亲属处获知，他已去世。这个信息让我顿时心生惊骇和“后怕”，刘启增曾与昌耀一起落难于祁连山及新哲农场等流放地，没有他陪同我采访并提供资料，昌耀漫长流放生涯中的诸多经历，都将成为谜团。那么，精神矍铄而又顽劣的刘老头，该是一位特意等待我的使者，为我进入他们那代人共同的命运腹地而带路，一旦使命完成，便倏然隐遁？这使我再次醒悟到，这个世界内部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清算机制，该受报应和该得偿还的，一定都会各得其所！正如历史把荣耀

还归昌耀。

第三：在《昌耀评传》写作期间曾给我以同样重要的帮助，并为此书撰写了序言的韩作荣先生，转眼间也已成为“故人”，于2013年11月离世。韩作荣是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和编辑家，也是昌耀少有的知音和挚友。早在1979年，昌耀以无名者的身份复出诗坛之初，时任《诗刊》编辑的他，就似已看清了一个未来的昌耀，由此一路扶持陪护，直至昌耀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而将韩作荣先生的序言重置于这个“修订本”，既是向他的致敬，更因为这篇序言的不可替代。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个“修订本”一是增补了部分资料，二是强化了相关评述，其余工作则是文字上的微调——以使表述更为干净、精确。

2015.7.15.威海双岛湾

在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首版序言）

韩作荣

2007年3月，在昌耀逝世7周年之际，我收到了燎原历时近3年而写就的《昌耀评传》。

捧着这一摞厚厚的书稿，我的心瞬间沉重起来。睹文思人，引起我对故去的友人的伤感和怀念，同时也深感这部心血之作沉甸甸的分量。

我想起7年前的大年初三，我和小雪（雪汉青）去西宁专程探望昌耀，与其诀别的情景，那不愿让对方看到的忍不住的泪水，心的疼痛和他去世后的哀思。我也想起了在昌耀逝世之后，全国数十家报刊自发地刊发文章和专版，对这位经历了太多的冷寂、孤独和苦难，灵魂中却充满爱和良知的诗人予以纪念的日子，甚至直到今天，对他的怀念和研究仍绵延不绝。这种自发性的、带有民间意味的敬重与缅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和诗人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位谦卑且内心清澈的诗人，他的在天之灵该得到告慰了。

在西宁看望昌耀的那几天，我便得知在生命将尽的关头，他以超常的毅力和坚忍选定并最终修改罢《昌耀诗文总集》的所有作品，交给了责任编辑班果，并郑重地将这部《总集》序言的写作者，亲自指定为他的忘年交燎原。正在写《海子评传》的燎原，诚挚而又

凝重地接受了这一嘱托，并告知昌耀，他还要写一部《昌耀评传》。这部书，便是燎原继《总集》一万八千字的序言之后，履行自己承诺的又一成果。面对这数十万字，我对燎原这满面胡须的西北汉子的一诺千金，对诗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深深感动，并肃然起敬，因为在欲望烧红了人们眼睛的今天，这样值得敬重的人已越来越少了。

诚然，喜爱昌耀诗的人颇多，有识见的对诗有透析能力的人也为数不少，但真正理解昌耀、熟悉其人及其生境、并与昌耀有共同地域生存体验、被昌耀信赖，又同时具备前者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燎原。鉴于此，《昌耀评传》也只有他才能写好。

我是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读完这部书稿的。掩卷之后，发现我原本熟悉的昌耀木讷、孤苦、衰弱的影子突然活了起来，幻化成不同时期十来个昌耀先后向我走来。他们年龄不同，面目相近，身份与情绪相异，却都血肉丰满、性格孤僻、倔强，心灵敏感、细微、清澈、无羁且自由，然而，对艺术的赤诚，对诗精微的理解与创造，命运、苦难、爱与精神的丰富，又把他们聚合为一个人。尽管他们曾分别为空城堡中胆怯尿床的幼主、朝鲜战场伤残的文艺兵、河北荣军学校的诗坛新秀、青海省文联的诗歌编辑、以诗罹祸的右派、因饥谨而恍惚的大山的囚徒、北国天骄的义子、土伯特女人的丈夫、峥嵘亮相的归来者、头戴便帽造访城市的诗人、首届中国诗人奖的获得者……诚然，诗人这些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我大略知晓，但大都只是个空洞的概念，以及凭借诗句中的描述与感受去想象。可诗大抵无法还原成具体的生活状态，这再造的世界纵然离不开生活的实感，但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是这部书弥补了我的缺憾，生动展现了诗人全部生存的命运遭际，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以及情感波澜、地域风俗史与诗人的心灵史。我知道，在不容

虚构的评传作品中，这样厚重的作品将付出多少耐力与艰辛，需占有多少信息，继而提炼与选择，才能写出恰到好处的文字来。

作为评传，与传记有别，对诗的剖析与透彻理解，从作品中抽象出诗特有的精神元素，高屋建瓴般地把握诗之总体，在中外诗歌的对比中为诗人定位，由表及里，见微知著，需要批评家的慧眼，需要识见，需要广博的眼界和雄厚的理论准备，正如惠特曼所言：“唯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而中国的批评家，多为小说批评家，遇到诗时大都说不出话来，因而，真正能对诗有独立见解，说出奥妙者少之又少，能被诗人认可并钦佩者则更少了，我认为，燎原应当是其中的一个。

燎原告诉我们，从佃户的女儿曹娥儿教昌耀的乡间儿歌俚曲，到王家坪私塾他所学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以及其父王其桂桃源县城的书楼，其母梳妆台上木版的《梁祝》唱词，这些早期的文学启蒙，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心领神会，为他的写作打下了牢固的根基。继而，燎原还从中发现了昌耀家族对命名的兴致、对文墨的热衷，与诗人的写作形成的隐秘的血缘关系。而在朝鲜战场，与写下《祖国，我回来了》《把枪给我吧》这些名篇的诗人未央同处一室，朝夕相处，无疑对昌耀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激励。而在诗人最初写作的《人桥》中，燎原也洞悉了其避热觅冷、避同求奇，“铤而走险”所露出的最初端倪，成为昌耀独有的写作方式长期延伸的起点。

在河北荣军学校，昌耀亢奋而贪婪地进入对诗歌经典的第二次大规模吸纳、阅读。莱蒙托夫、希克梅特、聂鲁达、勃洛克……对此，燎原指出：“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诗歌阅读，从两个基点上确立了昌耀一生的诗歌创作基座。其一是显性的，它为昌耀延伸出一条与世界现代诗歌写作现场相连接的路径，并初步昭示了其腹地的纵

深景观。这样，从诗歌理念，物象取譬，构词方式等艺术形态上，都将使他的诗歌获得一种陌生、新鲜元素的注入，由此而与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者仅只从古典文学中建立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只从同时代流行作品中仿制的那种写作，显示出了区别。其二则是隐性的，上述诗人的作品，从人民性、大地情感、自然热爱、社会平等自由等内涵上，为昌耀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这是昌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支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昌耀此后诸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划呀，划呀，父亲们！》《毛泽东》《一天》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诗歌思想踪迹，就无法理解他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那种几乎是用了一生的跋涉，终于回到‘精神故乡’的大欢畅、大欣悦。”应当说，燎原对昌耀的理解是深刻的，眼光是犀利的。很多人喜欢昌耀的古奥、典雅、稚气和天真，喜爱诗人作品的诗性意义、雄奇、高邈、博大和精微，却鲜有人能看透诗人的灵魂。

对于昌耀之诗的本质把握，燎原强调了与置身异地、寄情山水的灵光一闪的即兴写作不同的“方向性写作”，并强调这是诗人积累自己，强化风格，凸现个性的必由之路，并终而成为其区别于其他诗歌民众的标志。而这种方向性写作，是以诗人特殊资质禀赋的直觉、特殊的敏感，亦即对于大地的原生形态之美、本相和品格的追溯与还原为出发点的。当然，这不是外在的描摹，而是以对于事物特殊的命名能力去发现原始的真涵，使其成为具有创生品格的诗人重要的标志之一。浓郁的本土地理元素，诗歌的“民俗学”气质，被燎原称之为昌耀写作手段中的“绝杀”。但这一切，人文地理、语族源流，是一种光源和能量，是打通时空屏障后，大地、古今、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

对于昌耀此类重要作品的写作，燎原的剖析和揭示是层层深入

的。在对其“流放四部曲”尤其是《慈航》的解读中，燎原写道：“这种民俗学意义上的土著经验元素和物象，是昌耀本人的诗歌标记，也是他对于中国诗歌语言物象库廩的特殊奉献。”“对于昌耀的诗歌，生命与哲学角度上的体认固然重要，但若忽略了这一元素，那么他与同时代诗人间的差异会因之大大缩小。”同时，燎原还认为，除土著经验元素外，昌耀在艺术造型上严谨的分寸感和非凡的腕力，是他诗歌世界的另一个标记，它既是一种基本功，更是一位大诗人的重要标志。其作品的恢宏气象，皆赖于每一笔触所渗透的“雕虫”般的汗血与心力。“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性的艺术情感。它代表着艺术家在艺术之途上朝圣般的诚勇和苦行，也因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那种真金足赤的艺术含量，并进而具备了‘典’的性质。”难怪这首长诗受到那么多诗人的尊崇，诗评家叶橹先生则称“《慈航》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

对于昌耀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旁逸而出的不同写作方式，几种不同的笔墨，对民歌的营养吸收，以及对西部诗的理解，《昌耀评传》都有着独特的感悟和精辟的见解，以及恰到好处的阐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说《昌耀评传》“评”的部分切近本质，精当、深刻，独具慧眼，言人所未言，而占本书大部分篇幅的“传”的部分亦写得本色、翔实、鲜活、生动，摇曳多姿，不少段落尤为精彩。其中对地域习俗的展示，特有场景和人的生境的描绘，没有长久的生存体验者是写不出来的。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揭示，细节的捕捉，令人入脑入心，意味十足。更为难得的是充盈的感性与理性的融会，“评”与“传”的浑然一体，让这部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色彩斑斓而又深入诗的内部与人的内心。

例如这样的书写——

“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

“阴历四月下旬，刚刚起身的麦苗在轻风的吹拂下，从川口一路连绵波动着涌向川谷尽头。依旧是梨花覆盖下的村庄和院落，梨花之下，则是几枝探出农家宅院低矮土墙的红杏，为这个空旷的世界平添了一份寂寞而灼红的热烈……”

“草原上的云雀不仅能从地面啼鸣着直冲云霄或垂直下落，而且能微微扇动羽翼，悬置云空达数十分钟之久。那似乎是一次拼尽一生气力的绝技表演，在这样的高空悬置中，它们枉自长啼，歌声颤颤，直到力竭。就像俯偃大荒中喉头泣血的诗人……”

这些西部场景与生命的描述，饱含诗情的散文笔调，细腻、生动，看似闲笔，却与诗人的生存命运凝于一体，与一些散文佳作相比也不逊色。

燎原还用节省的笔墨，勾勒出昌耀偏执、倔强，精细，蔫、闷、嘎，外在拘谨内心放纵的性格。一些生活细节，也只有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妻子才能做出来。昌耀给孩子买了一台小电视，怕孩子乱扭乱拧弄坏，出差时便把电视搬回书房，给机子贴上盖着自己印章的封条，然后再把书房暗锁一道、明锁一道地锁上。每个月买粮油时，怕妻子算不清账，就事先在一张纸条上米、面、油逐一写好价钱，然后一分不差地交给她，让她将纸条和钱交给粮站售货员。如此三番五次，连售货员都禁不住地笑道：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刚刚把家搬到西宁的时候，昌耀教妻子一个外出回家的方法——每行走20多米时，弯下腰来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再走20多米，再画上一次……如此持续重复。回来时，一边在地上寻找记号，一边抬头同周围的建筑物对照……这样的细节，也确是这位大诗人和其不识字的土伯特女人独有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日子清苦，却不寒

酸，昌耀一直以家庭开支上的精打细算，保持着一个家庭，也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尊。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再联想到诗人那坎坷的命运、苦难、孤独，倍感心酸，也为这苦寒之地竟孕育出一位当代的大诗人而庆幸，也慨叹，伟大的创造往往存在于孤苦和艰难之中。

认识昌耀，似乎有个渐进的过程。一些颇具创造力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诗人对他尤为推重，一大批爱诗者都喜欢他的诗。对于中国新诗而言，他是一座卓然独立的高峰，他的诗也以其自在的方式进入了新诗经典。因而，对于他的研究，这部《昌耀评传》颇为难得，它将与昌耀的作品一起留诸后世。

燎原在书的后记中说：“这是我对昌耀的还愿。他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而我同样作为昌耀知心的朋友，能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书写序言，是我的荣幸，能为昌耀的“现身”再做一点事儿，也是我的渴望和心愿。

2007年4月7日

写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2003年10月2日，当我们一行数人从一条狭长河谷的汽车公路驶上高处的分水岭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威海我的朋友的电话。问我现在在哪，为什么手机老不在信号服务区？接着说他刚驾车在海水浴场游完泳，打算约我一同去国庆节的特价书市。

而我此时正置身于一块雪原中的高大坂上，公路旁边孤零零的

路标指示牌上写着：景阳岭，海拔3800米。这是青海北部祁连山支系中的一条隘口，群岭环围之中手机刚刚能接收到信号的一个海拔高度。在我下车接听完电话，再次朝着祁连山腹地八宝农场的方向回首眺望时，觉得心头蓦地怔了一下——仿佛整个世界在身后关闭了似的，我已根本看不清刚才的来路。箕形的雪原上，两侧的山脉以舞台上多重帷幕式的参差掩映，大写意般地退向远方，退向视野尽头横向堵截的山脉，退向山脉之上峥嵘的岭垛。而在岭垛的背部，似乎是北冰洋涌来的趺趺云阵遇到遏阻般的，在汹涌的反弹中徐徐弥漫、上升，直到彻底封死了天空。继而以大气环流急驰的雾霾，在我回望的视野，笼罩出一个空蒙浑莽的太极世界。身旁的俄博上，风马旗十字形的帆索迎风凄厉。

当我的朋友在同一国度东端的海水中海豚般快活地出入时，眼前的景象则显示，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而此时如果一定要给这片空间假设一个人，那么，与之最为吻合的，唯有雪原穹庐之下孤独牧羊的苏武。

在写下苏武这个名字时，我突然意识到，公元前50年这位被流放于冰雪大荒中的西汉使节，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社会族类迢迢谱系的源头。这个谱系的名字，就叫做“流放者家族”。

20个世纪后的1979年8月，诗人昌耀在其长诗《大山的囚徒》题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即今，当我回望西北云空，看层峦叠嶂，有过我们流放的营地，心总是难以平静。——莫不是这天地有负于我们多情儿女如许深情的缘故？”这首500多行的长诗，写于诗人结束了21年流放生涯回到青海省会西宁约半年之后。这里所谓“我们流放的营地”，即是上述空间腹地的祁连八宝农场。那时节，我们一行6人正在探访过昌耀的“流放营地”返回西宁的途中。

我身边一位身材干瘦但精神顽健的73岁的老头——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已经退休的青海民族学院教授刘启增，当年就是那片流放营地中的一员，并且曾任昌耀同一劳教小组的组长。

《大山的囚徒》是此后成为中国20世纪大诗人的昌耀标志性的作品之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昌耀最终之能成为昌耀，正是从长云笼罩下的祁连山流放营地开始的。

目 录

修订本说明	燎 原 / 1
在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首版序言）	韩作荣 / 3
一、“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	1
1. 空城堡中的幼主	1
2. 宗祠私塾的读书郎	7
3. 从县立中学到投笔从戎	11
二、朝鲜战场	14
1. 战火中的少年	14
2. 《人桥》与最初的写作	20
三、河北荣军学校	25
1. 背景：王氏家族的衰败	25
2. 从桃源到北京的家族迁徙	29
3. 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	33
4. 到远方去	43
四、初到青海	47
1. “寂壁乡山”	47
2. 那时节，“我的诗运是亨通的”	54
3. 进入青海省文联	58
4. 第一部书：《花儿与少年》	61
5. 《最初的歌》与初到青海的歌	69

五、头戴荆冠	81
1. 以诗罹祸	81
2. 家书中的“问题少年”	95
3. 栽入右派罗网	110
六、流寓边关的诗人	121
1. 日月山下的放逐	121
2. 炼钢炉前无产者诗人的梦幻	130
七、大山的囚徒	142
1. 藏龙卧虎的八宝农场	142
2. 新垦地上的磨镰人	156
3. “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	166
4. “这样寒冷的夜……”	171
5. 天籁萦回的风景写生小品	179
八、申诉之路	190
1. 落魄青海的精英者群	190
2. 投向北京求助的信鸽	197
九、走出祁连山	207
1. 土伯特的女儿们	207
2. 八宝农场焚书的大火	220
十、流徙新哲农场	225
1. 沙尘暴统治的荒原	225
2. 北国天骄的义子	238
3. “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	245
4. 西羌雪域的五口之家	251
5. 告别荒原	261

十一、否极泰来的1979	269
1. “归来者” 峥嵘亮相	269
2. 寒春中裹着冰甲的红梅	279
3. 被改写的旧作	291
4. 流放四部曲	310
十二、“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	320
1. 清寒之家的苦乐	320
2. “赞美：在新的风景线”	325
十三、西部大时空的史记	332
1. “所思：在西部高原”	332
2. 西部，“更是一种文学气质”	337
3. “亚当型巨匠”的金字塔建造	342
十四、荒诞生存中的百年焦虑	353
1. “你的一页电报摊开，早被强意奸淫”	353
2. 诗集出版反复受挫	358
3. “昂哀窈岛冈桑”	366
十五、来自外省的致意	374
1. “读你的诗，总有神交已久的感觉”	374
2. 各地青年诗人们的造访	381
3. “太阳城”投来的光束	388
十六、听候召唤：赶路	394
1. “一个挑战的旅行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	394
2. 落日中矗立的《哈拉库图》	403
十七、婚变：日暮天际的火烧云	413
1. 夫妻关系中的裂纹	413
2. 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	416